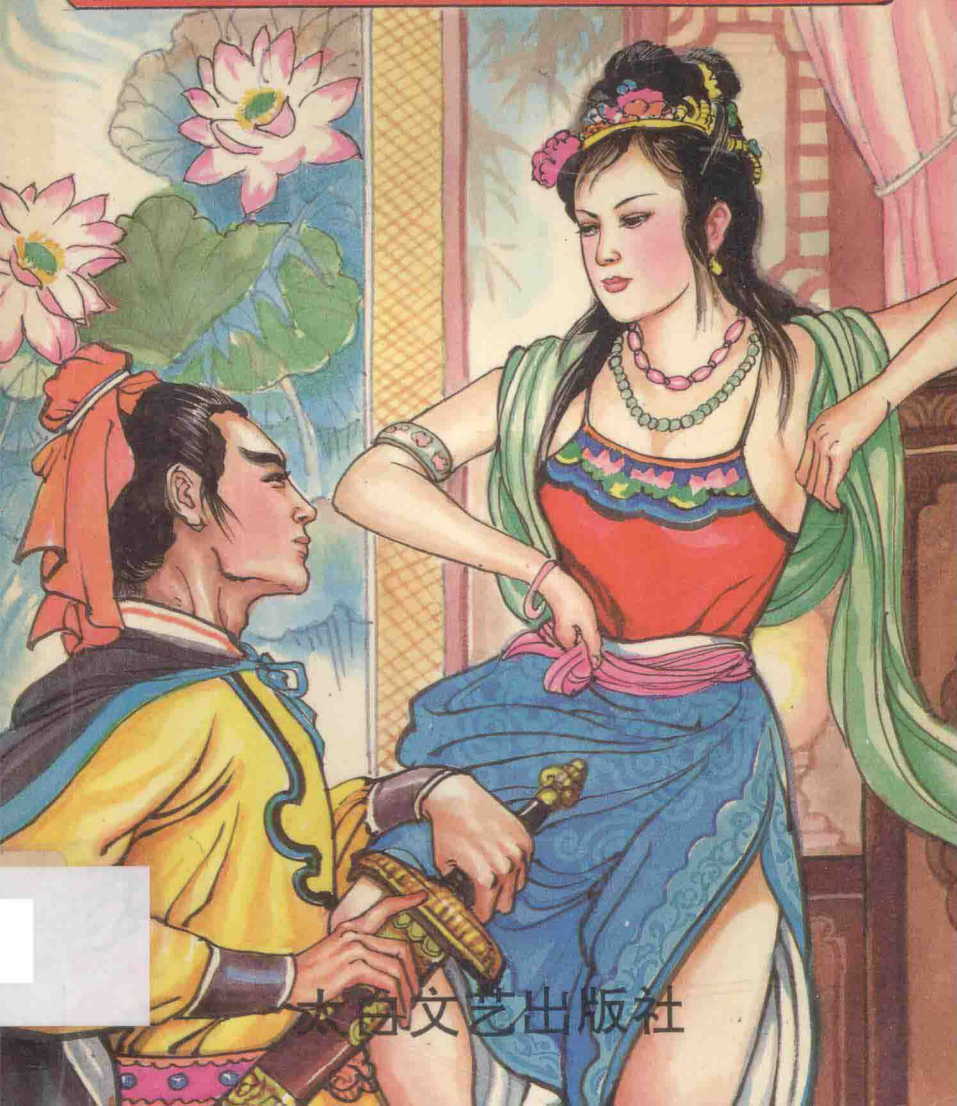


雕鵬記

台灣

卧龙生著



太極文艺出版社

雕 鵬 記



太白文艺出版社

周云朋笑道：“礼不可缺。”突然放开脚步奔行。

金凤、玉凤，紧随二人身后，进了百花山庄。

肖生想到动身在即，也该收整一下衣物，直奔向兰花精舍。

他迅快的，收拾了简单的衣服，又回首望去，只见二婢并肩站在卧室门外。

如在平常之日，二婢早已替他张罗面水、点心，但此刻却一反常态，佩剑未解，劲装未卸。

但见二婢齐齐跪了下去，道：“妾婢叩祝三爷一路顺风。”拜罢起身，联袂而去。

肖生望着二婢的背影，暗暗忖道：我去之后，这二婢必将受尽折磨，不如带她们离开此地，再让她们远走高飞，心中定了主意，但却未唤过二婢言明。

第十四章 别庄探亲防暗算

一阵微风吹过，送来了幽幽花香。

肖生取过三奇真诀和玉仙子的画像，准备在酒宴之上，把二物交还给沈丹，他已发觉了这百花山庄，充满着阴谋杀机，如若再住下去，定亦将沾染上血腥之气。是以才决心离此，借归籍探亲之名，不再返来。

忽然心中一动，暗道：我此去之后，不再归来，不知何年何月才有机会重见这玉仙子的画像，何不趁此机会，瞧上一瞧，当下展开那玉仙子的画像，摊在一张木桌之上。

凝目望去，只见一个姿容绝世的女人，手中拈了一束红花，轻启樱唇，微露玉齿，明艳柔媚，撩人春情。

肖生瞧了一阵，忍不住暗暗赞道：古人云色不迷人自

迷，看来是千真万确的事了，如若这画像是个活人，岂不是一代招祸的妖姬……

一阵急风，吹起了垂帘，一缕日光，由窗外透射入来，照在那红花花心之上。

只觉那束红花心之中，微微有点突出，只是那突出的部份，极是微小，如非那日光侧射而来，刚巧的照那红花心上，不论如何锐利的目光，也是难以看得出来。

肖生只道桌面之上不平，本能的伸出右手食指，轻轻一擦。

有道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阴，时天道留下这一幅玉仙子的画像，传诵人间，人人为他那传神彩笔陶醉，但却有很多才智超绝的人，对这玉仙子的画像，假设了很多可疑，时天道才气纵横，画笔武功，超绝一时，他在自知天限将到之前，焚了生平的画，只单单留下这一副玉仙子的画像，如若说他生平之中，只有这一幅画画得满意，故让它留传于世，虽无不可，但如说别有用心，亦自是大有道理，因此，有许多臆想和传说，流诵于武林之中。

一说那时天道幼年之际，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姑娘，以后那位姑娘却离他而去，嫁了别人，时天道怀旧情深，所以绘制了这幅玉仙子的画像，以示对那位姑娘的怀念。

也有传言说那位姑娘并未另嫁，而是染上了绝症死去，时天道哀伤逾恒，才闭门习画，要画下那位姑娘的容貌，他一生中所有的画，除了一幅众星捧月图外，都是画的这位姑娘，就是连那一幅“众星捧月图”，也是因这位姑娘而作，意思是说天下美女虽多，但如和他怀念的那位姑娘比将起来，

不啻是皓月繁星……

第二种传说，是时天道在那“玉仙子”的画像中留下了自己的武功，他才情横溢，把武功溶化于彩笔之中，只要是稍具才慧的人，日日对着那玉仙子的画像瞧看，即可以逐渐领悟这画中寓藏的武功。

这是两个流传武林中的传说，震动无数人的心弦，近情者附会于第一种传说，认为那神来之笔，绝不是一个人的天资、聪慧，能够画的出来，在栩栩如生、容色无俦的画像之中，定然隐藏一个绝代红颜的真情和一颗纯洁无暇的少女心，如若是没有那一段凄凉哀怨的动人情史，时天道决不能画出那样的美人，那幅画提名玉仙子，自是寓有深意。

但近智者却主张后一种传说，认为那时天道才情超绝，不愿随入俗流，不肯收教弟子，但进入暮年之后，又感叹一身武功，即将伴随躯体，常埋泉下，心有不甘，才焚毁所有的画，单单留下了一幅玉仙子的画像，以引起世人的注意，在画中却暗寓了传授武功之意。

尽管这传说震荡着江湖，但却很少人看到过玉仙子的画像，也正因为见过那玉仙子画的人不多，反使这传说，沾染上了神秘的色彩。

于是，玉仙子画像的名声更大了。

但武林中，不少具有大智大慧的人，在两种传说之外，另有着一种构想怀疑。

他们认为那玉仙子的画像中，确含有一种隐密，但却并非是在那画像中寓藏的传授武功的用心，这有些近乎虚渺，时天道武功博深，世所皆知，区区一张玉仙子的画像，绝无

法包罗他胸中所学，借图像寓藏上乘武功，并非难事，但如若兼顾那画像的美丽，就非人力所能及了。

但这构想，并未在武林中传诵，因为，凡是具有此等构想的人，大都是智勇兼具的武林高人，他们存承着寻求那玉仙子画像的野心，自不愿把心中隐密泄露于人。

沈丹取去那玉仙子的画像，整整化费了半夜时光，希望能从那画像上发觉出可疑的秘密，但他却大失所望。

肖生这无意中屈指轻轻一弹，却弹出了古怪来。

只见那束红花花心，突然脱落，背面写着目力勉可辨认的几个小字：“撩开她左面裙角……”

肖生瞧的呆了一呆，他绝没料到，这一幅娇艳的画像中，竟是有着这等古怪的事，正待细查如何撩起画像的裙边，突闻步履声传了过来。

回目望去，只见沈丹佝偻着高大的身体，缓步走了进来。

软帘起处，一阵清风吹来，肖生手中捏住的花心，随风飘落。

沈丹望着肖生，脸上一片平静，无笑容也无愠意，任何人也无法从他神情中，测出他的喜怒。

肖生欠身抱拳说道：“不知大哥驾到，有失远迎，还望大哥恕罪！”

沈丹微一点头，默然不言，背负着双手，缓步直走过来，停在那放置画像的木桌前面，仔细的在那玉仙子画像上查视一遍，毫无表情的脸上，突然绽出了一抹淡淡的笑意，道：“三弟可是瞧出了这玉仙子画像的隐秘么？”

肖生心中一惊，暗道：糟糕，那朵红花的花心被我弹落，只怕已被他瞧出来了……

回首望去，花色宛然，花心中色彩如常，敢情那突起的花心之下，仍然有着一一般模样的花心。

肖生暗暗赞道：那画圣时天道，果然不愧一代人才之称，画笔武功之外，这心机也是常人不及。

心中在想，口中却理直气壮地答道：“小弟见识不多，瞧不出有什么古怪之处。”

沈丹两道眼神中，暴射出冷厉的寒芒，凝注肖生脸上，似是要从他神色中查出什么。

花心依旧，毫无破绽可寻，肖生心中甚觉坦荡，任他沈丹目光锐利、心机深沉，也是无法瞧得出半点可疑之处。

肖生眨动了两下圆大的星目，淡淡一笑，道：“大哥这般地瞧着小弟，不知是何用心？”

沈丹肩头一耸，突然哈哈大笑道：“你心中如若没有愧咎、隐密，让大哥瞧一阵，又有何妨？”

笑声突然而顿，凌厉的目光，也同时移离了肖生脸上，满室移转，四面寻望。

肖生心弦微震，暗暗忖道：“这沈丹果然是个洞察细微的厉害人物，必然是瞧到我适才一点惊愕之情，才这般苦苦地寻望不放。

但那花心早已随风飘出窗外，沈丹目光环扫全室一周之后，才缓缓说道：“三弟，如若你这房中有一枚断针之微的事物，相信也逃不过为兄的眼神。”

肖生道：“大哥神目锐利，小弟难及万一。”

沈丹就桌边木椅上坐了下去道：“五年之后，天下英雄，唯三弟才足为大哥之敌。”

肖生心中吃了一惊，口中却微笑笑道：“大哥过奖小弟，小弟虽得良师垂爱，授予绝学，只可惜质愚才庸，未能学得恩师绝艺……”

沈丹淡淡一笑，接道：“纵然你武功强过此刻，那也未放在为兄的眼中……”

肖生道：“大哥说的是……”

沈丹缓缓接道：“我说的是你应变的才智，三弟纯金洁玉，略经历练，必将是一位大智大慧的英雄人物，适才一睹应变之才，更坚信为兄的预料不差……”

肖生虽是生具慧质，又得庄之力讲过江湖上百年来出众的英雄人才和那些绝智绝勇的武林往事，但他终是初出茅庐，历练不足，沈丹一番奖中带刺之言，一时间竟使他难再想出论辩之语。

只听沈丹继续说道：“小兄入室之初，见三弟神色有异，依情推论，你心中定然有着什么隐密，这张案上摊着玉仙子的画像，如若小兄的推断不错，这隐密当和这画像有关？”

肖生已对他生出了极深的戒心，正待出言反驳，忽然心中一动，暗道：言多必失，不如沉默不语，给他个莫测高深的好，当下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果然，这一着又大大地出了沈丹的意料之外，等待良久，不见肖生答话，才一皱眉头，接道：“但三弟竟能在片刻之间，恢复镇定，这份冷静的工夫，实叫为兄佩服，但为兄又自信，观察绝不会错，不知三弟的高见如何？”口气之中，逼

使肖生开口。

肖生淡淡一笑，道：“大哥训教，小弟洗耳恭听。”

沈丹离坐而起，纵声大笑，道：“好一个洗耳恭听。”

肖生兄觉那笑声中充满着一股森寒的杀气、震人心弦。

笑声延续了一刻工夫，仍不停止，满室中回音激荡，尽都是震耳笑声。

肖生暗运内力和那刺耳的笑声抗拒，脸上却仍然保持着平静之色。

但闻呼的一声轻响，涉入了笑声之中，沈丹笑声顿住，回目望去。

只见玉凤容光惨然，全身微微地颤抖，手中的茶盘下垂，两只细瓷白杯，早已落地粉碎。

沈丹阴森的脸色上，绽开了一缕笑容，道：“三庄主已决定午后动身，回籍探亲，你们可要跟随他去么？”

玉凤道：“奴婢们听凭大庄主的吩咐！”

沈丹微微一笑，道：“这要看三庄主了，不知他肯不肯要你们追随前去。”

肖生道：“小弟正要请求大哥，金凤、玉凤二婢，秀外慧中，获得小弟欢心，此次小弟回籍，意欲让二人随侍同去，不知大哥是否赐允？”

沈丹道：“金凤、玉凤二婢，确为咱们百花山庄中诸婢魁首，也勿怪三弟喜爱，何况两人的武功不弱，机智应变，都过得去，三弟肯带她们同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为兄的也可放心了？”

肖生忽然想起唐三姑，欠身一礼，说道：“多谢大哥，小

弟还……”

沈丹接道：“自己兄弟，不用谢了。”

肖生道：“小弟还有一桩事情请求大哥。”

沈丹道：“你说吧！但得为兄的力能所及。无不答允！”

肖生道：“唐仙姑犯了咱们庄中的规戒，被大哥关入石牢，不知可否放她出来？”

沈丹笑道：“你知道的事情不少。”

肖生道：“小弟既是三庄主的身份，对咱们百花山庄的事，自是该处处留心才是。”

沈丹道：“你可也要带着她随你回籍探亲么？”

肖生暗暗想道：我如果不肯带她离此，只怕她难以出这百花山庄，当下说道：“小弟虽有此心，但不知那唐仙姑是否答应。”

沈丹道：“三弟英俊潇洒，气度非凡，正是那些自视极高的少女们心目中的人物，我想那唐仙姑无不应之理。”

肖生道：“大哥答应放她了？”

沈丹道：“三弟所求，为兄的几时拒绝过你？”

肖生轻轻叹息一声道：“庄中正值多事之期，小弟实不该于此时离去，但思亲情深……”

沈丹接道：“三弟不用为此抱咎，只要早去早回，赶得上为兄替你安排的那场大会群豪之期，也就是了。”

肖生暗道：我藉探亲之名离此，虽非托词，但主要的还不是不愿帮你为恶，既然离此，焉肯再自行回来，口中却答道：“小弟尽快地赶回来就是。”

沈丹望望天色道：“为兄已吩咐设下盛宴，为三弟饯行，

此刻时已近午，三弟也该准备一下，酒饭后，立时上路，”转身缓步而去。

肖生望着沈丹背影消失之后，回头对玉凤说道：“你可是很怕那大庄主？”

玉凤黯然叹息一声，道“三爷午宴时请小心一些。”伏身捡起地上碎去的瓷杯破片，匆匆离去。

肖生心中想着：那沈丹除了多疑之外，对我肖生也算得仁尽义至了，这玉凤却为何又这般嘱咐于我，但她既然这般说了，倒是该小心些……

收拾好简单的行囊，卷起了玉仙子的画像，藏入怀中，漫步向大厅而去。

大厅中，果然高张盛宴，沈丹、周云朋、金叶夫人和西门光都已在坐，最使肖生惊疑的，是那唐仙姑也高坐在客位之上。

金叶夫人咯咯一笑，拍拍身侧的座位，道：“小兄弟，快些过来，这是你的位置。”

肖生行近座位，掏出玉仙子的画像递了过去，道：“夫人请收下画像。”

金叶夫人：“这画像本该送给小兄弟，但那玉仙子画的太好看了，还是由我保存的好。”伸手接过来，藏入怀中。

沈丹暗中留神着肖生的神色，似是要从他的神情中，瞧出一点破绽。

但见肖生一片平静，豪无异样之色，心中暗暗奇道：难道我果真推断错了不成？

肖生又取出三奇真诀，道：“在下大哥要我把三奇真诀

也交给夫人保管。”

金叶夫人伸手接过，道：“好吧，待我瞧过之后，再交给大庄主收存就是。”

沈丹举起酒杯道：“三弟早去早回。”

肖生举杯，正待吃下，忽然想起了玉凤之言，不禁犹豫起来。

沈丹却似浑如不觉一般，自行干了一杯。

周云朋微微一笑，举杯说道：“祝三弟一路顺风。”

金叶夫人接道：“小兄弟多珍重。”

西门光说道：“三庄主此行愉快。”

四人举杯相祝，每人都喝干了杯中之酒，但肖生的杯中却仍是满满一杯，点滴未尝入口，大大感到尴尬，暗道：“这杯酒纵然是断肠的毒药，我也该喝下去了，举起酒杯，正待吞下，突听一个细微的声音传入耳际：“你这杯酒吃不得。”

肖生心中一动，闭住气，把一杯酒倒入口中，但却不吞下腹去，缓缓就坐。

在这一瞬之间，他已明白自己处在一个充满杀机的环境之中，必需要冷静的应付这个局面。

他表面之上，若无其事，暗中却在留神查看那暗施传音之术示警的人。

但这大厅之中，除了坐中几人之外，只有两个青衣小婢，如若是坐中人向他示警，只有唐仙姑和那金叶夫人可能，但两人一直口未启动，何况那声音十分陌生，记忆中从未听过。

沈丹眼看肖生吃下了杯中之酒，立时举筷说道：“三弟

归心似箭，急于登程，咱们尽快吃吧！”

肖生缓缓举筷，挟了一些菜肴，但却不敢送入口中，原来他口中含酒未吞，不能吃菜。

只听那陌生细微的声音，又在耳际响起，道：“你如没有听我的话，吃了那杯毒酒，今生一世，都在沈丹控制之下，除非你能遇上了毒手药王，而他又答应救你，始可摆脱，如若没有吞下那毒酒，快些设法吐出来。”

肖生听得他说出毒手药王，忆起了那晚放血之事，心中信了八成，心念电转，巧计忽出，暗里摸出一枚制钱，运指力捏成一团，由桌下弹了出去。

他从柳仙姑学得了举世无双的加旋手法，那枚捏成一团的制钱，由桌下飞出，折转由窗中飞入，掠着周云朋耳际飞过，叭的一声，击在一盘菜肴中，登时油水飞溅，肉块横飞，瓷盘也片片碎裂。

这变故大出意外，满桌虽坐着第一流的高手，也是未能及时接着那飞来暗器。

肖生一按桌面，疾飞而起，穿出窗外，脚尖一点地，一个鹞子翻身，人已跃上屋面，藉机吐出了口中含的毒酒。

但见人影闪动，周云朋和金叶夫人以及那西门光，分由门窗中飞跃出来，登上屋面。

金叶夫人低声说道：“小兄弟好快的身法，可曾看到敌踪么？”

肖生摇摇头，道：“没有。”

周云朋道：“什么人竟能混进百花山庄？”

金叶夫人笑道：“二庄主常说贵庄中门禁森严，不啻是

铜墙铁壁，今日却被人家在青天白日下，混入庄中，而且逼近大厅。”

周云朋目光转动，四下望了一眼，但见一片平静，毫无警兆，不禁一皱眉头，道：“今日之事，实是有些奇怪……”

金叶夫人细看四周形势，只见相距这大厅最近的一片丛花，也在三丈开外，但却方向不对，心下暗自震动，口中却仍是娇声笑道：“嗯！来人的腕力很强，竟然能在五丈开外地方，把暗器打入厅中。”

周云朋只觉脸上一热，突然举手互击三掌，高声说道：“当值的护院何在？”

但见四周花丛中突然站起了十几个佩带兵刃的劲装大汉，飞奔而来。

周云朋当先跳下屋面，金叶夫人等也随着飞落地上。

几人不过刚刚落着实地，那飞奔而来的劲装大汉，也已奔到，一字排开。

西门光暗暗忖道：这些人动作如此之快，显是都有一身上乘武功，表面之上瞧来，这百花山庄中似是毫无戒备，事实上确是警备森严，别说来敌难以隐密行踪，只怕庄中的客人，都在他们严密的监视之下。

但见那十几个劲装大汉，齐齐抱拳一礼，道：“二庄主召唤我等，不知有何吩咐？”

周云朋道：“你们可曾发现敌踪混入庄中么？”

十几个劲装大汉，全部听得一怔，面面相觑，讲不出话来。

良久之后，才有一个答道：“我等各尽职守，毫无懈怠，

但却未曾发现敌踪！”

周云朋被金叶夫人连番讥笑，憋了一肚子怒火，厉声说道：“既是没有敌人混入，难道那暗器长了翅膀，自己飞入了厅中不成？”

十几个劲装大汉，一听到有暗器打入厅中，个个脸色大变，庄中规戒森严，发生此等情事，势将要受到重罚不可……

但闻沈丹的声音，遥遥飘送过来，道：“二弟，不用责怪他们了，这事与他们无干，放了他们去吧！”

声音不大，但却传播很广，场中之人，个个都听得十分清晰。

周云朋素来不敢稍逆那沈丹令谕，举手一挥，道：“你们去吧！”转身向厅中行去。

十几个劲装大汉，抱拳一礼，回身飞奔而去，眨眼间，隐入了花丛之中不见。

肖生紧随周云朋身后而行，心中七上八下，暗自打鼓，付道：那沈丹智谋绝人，武功奇高，莫要是已经瞧出是我在搞鬼了！

付思之间，人已进了大厅。只见那沈丹端然而坐，神色平静，毫无怒意，颌首一笑，道：“惊扰诸位了。”

金叶夫人咯咯娇笑道：“大庄主声色不动，想必是早已胸有成竹了？”

沈丹道：“肖三弟回籍探亲，归心似箭，急欲登程，不要因此事延误了他的时间。”